

罪

「等等瞻仰遺容不要流眼淚知道嗎，否則祂會捨不得離開的。」外公肅穆地囑咐。

這是一場完全按照傳統規格的入殮儀式，所有的流程、場地佈置與人員接洽都是由我身為禮儀師的外公外婆親手辦理。聽著周圍長輩們悲戚地嗚咽抽氣聲，我不自覺地抹了把臉，迤然跟著外公一起靠近放置在大廳前端的冰櫃。

裡面是什麼模樣呢？會是很恐怖的場景嗎？我捻著滿腹的好奇心停在冰櫃一步之遙處，銀藍色的冰櫃打開了粗略是成年男性頭顱到胸口的長方形小口，以便親屬們能夠看看亡者最後一面。冰櫃裡頭躺著已經妝扮完畢的遺體，一襲藏青藍鑲金線的長袍馬褂、頭頂戴著同色調瓜皮帽，頂端嵌著月牙白小珠子；唇上絳點硃砂和珊瑚色口脂的混和染膏，並在顴骨畫了兩朵大大的腮紅。聽說仿妝金童的模樣是為了能夠讓祂順利的被觀音大士帶走。我靜靜打量著，思緒卻開始不合時宜地飄揚：庭院栽植的羅漢松似乎疏忽照顧太久，針葉尖兒越發枯黃；外面天空被烏雲摀住了光明，就像是上天也在替亡者的離去感到痛心；上一次偶然得知外公和外婆是輪流負責遺體形貌的，不知道這次小殮進行梳化的是誰呢？

「再跟爺爺說聲再見吧！」外公打直腰背，抬手理了理服裝，對著我眨眨眼。

「爺爺，一路好走。」我從善如流地說。

那天，是爺爺的葬禮，而我沒有留下一滴眼淚。當祂的骨灰和殘餘骨骸在我的眼前一一裝入半人高的青花紋瓷罈時，心底那股困惑感如大江奔湧衝入大腦：我已經冷血到連摯親的死亡都不會動容了嗎？

我想，我要承認我的罪孽。我是一個非常功利且自私的人類。

我的父母對孩子的教養方式和一般親密、吵鬧卻熱烈的家庭不同。他們給予我最大的自由和追求夢想的權利，儘管家境稱不上多麼富貴，但是只要是我要求想學習的事物，他們都非常樂意投入心力。那是很多同齡孩子不曾享有的光輝和欽羨，與之消長的是同父母的交流，彷彿這一個孺慕之間最基礎的能力作為被獻祭給鬼神的供品，我得到了不菲的天賜特權，徒留下空洞的神龕。家裡氣氛彷彿死水似地沉靜，不管怎麼翻攪，都沒辦法激起一點點的浪花。我們沒有甚麼家庭聚會、每個人的生日慶慶祝和掏心掏肺的剖析談話。他們從未說過愛我，讓我以為這就是家。

在無限自由與金錢稀釋下，讓我對親情的認知越來越薄弱，尤其是對於遠在鄉下的外公外婆。

年紀尚幼時對於和母親一同「回家」感到十分厭煩，不喜歡長途來回丟失的時間，不喜歡那裡燠熱到煩悶的天氣，連帶一磚一瓦、一花一草都會是討厭的理由。那天外頭正好，青蟬獨躁，遍地燒紅。我像個混世小魔王般撒潑，不耐煩地語氣高聲道：「我要回家，這裡好無聊！」

已經記不清當時母親有沒有成功阻止那複讀機似的喊叫，但是我永遠記得那一句極為不禮貌、不尊重外公外婆的話是當著他們的面前大嚷出來的。我不記得所有人當下的表情與反應，或許是故意遺忘的吧？如此一來，外婆眼神中閃爍的亮光驟逝，以及外公緊抿的嘴角，就不會成為每一次回憶至此的凌遲了。

父母給予的自由時刻提醒著我需要嚴以律己——當沒有人會約束我時，濯清漣而不妖、不蔓不枝是一個證明自己擁有成熟思考能力，並且能付諸執行的代表。因此，成績對於身為學生的我來說即為一種衡量自己是否擁有豐富點墨的檢測門檻，滿分的書卷是一個只有利沒有弊的渠道。而每每外公外婆從母親口中聽到所謂的優異成績，都會從那縫線外露、邊角磨損出歲月痕跡的錢包拿出幾千大洋作為實際上的獎勵。說來慚愧，但是自從擁有金錢作為誘餌吸引後，我「回家」的頻率確實更加地頻繁。當意識到金錢關係是能夠套牢我們為數不多的一丁點兒親情時，他們開始採取這種交易式的獎勵制度，用紙鈔來換取短暫的言語交流。耐人尋味的是，這樣的關係外公外婆似乎也心滿意足地接受。

他們把他唯一富有的關愛、謹慎和溫柔給了我，我報之以表面的禮貌、無奈和厭煩。血液裡面流淌的不是他們饋贈給我的天賦，是充斥詭譎數字的紙鈔與貪婪。

我想，我要承認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憂愁。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後悔的？從參加爺爺葬禮的那一天嗎？聽到心跳檢測儀長鳴的瞬間嗎？從外公患上癌症開刀切除病灶的那時候開始嗎？看到上了年紀的老人，插滿呼吸儀器卻也要拉著來探望的孫女的手唸叨幾句的時候嗎？從外婆眉眼耷拉著，邁著蹣跚步伐給遠道而來的孩子大展廚藝的時候嗎？隨著學習的知識越來越多，我對自己的厭惡感越來越重。母慈之重，使悲不任。因為理解了曾經那些不堪入目的所作所為而唾棄自己。對於兒時的自己，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相當五味摻雜：我把所有的光鮮亮麗展現給外人，然後再把醜惡、腐敗的靈魂推搡給他們。

「母親應該在生下我的瞬間就湮滅我這樣缺少共感的道德缺陷品吧？」長大後的我如此點評自己。

記得今年全家一起去放了水燈，夜裡滿湖星斗，宛似流殤，鬼神弄花。外婆特地領著我到星火最豔處進行知識科普：「水燈可以指引遇水難的亡靈，讓祂們知道接下來應該何去何從。不過倒是聽過一個有趣的說法，」她玄虛地停頓著：「聽說一盞水燈代表一段思念，會飄在地府的天空，變成祂們一年一度的星空呢！」

「我是一個壞孩子，而且特別不會游泳，」我半開玩笑地說著：「那麼以後下地獄也會看到漫天的水燈嗎？」

見她慢條斯理磨蹭著薄軟的燈紙，傳來皮膚與紙張摩挲的窸窣窸窣，爾後才悠悠地回話：「會的，外婆會給你放滿一整個天空的。」

當我將此情此景分享予朋友時，她們不外乎一致抓住了同樣的觀點：「所以她同意你是一個壞孩子，並且會下地獄嗎？」

「這個呀，代表她會給我無窮無盡的思念。」我說。

看吶，他們是多麼地愛我，儘管我確實是一個很壞心的小孩，但是這不妨礙外婆替我點滿整座星空，明燈三千、照徹長夜。

我的父親與母親並非不愛我，他們只是不擅長說出口：父親願意在上班天抽出時間載我到任何想去遊玩的地方；母親會在清風夜微涼、冷月照書房時，端上一碗熱氣騰騰的湯麵給挑燈讀書的我補充體力。他們從未說過愛我，但是他們給了我一整個世界。

爺爺的葬禮彷彿神祠青鐘，杳杳鐘聲都在告誡我，請用力地去擁抱每一位疼惜我的長輩，如果他們沒辦法說出口，那就由我說出口。那一場葬禮埋葬的不只是爺爺，還有一位不懂珍惜、驕傲並愚蠢的我。我只惱自己不夠早意識到他們對我的愛到底有多麼地沉重。每次回外公外婆家的日子，看到那麼佝僂的身影、臉上佈滿的皺摺子，還有那些細閃銀絲，每時每刻、無一不警告我，時間殘忍地、悄悄地帶走了很多東西。當外婆替我手中的凌霄花瓷茶盞斟水時，我幾乎是不敢去細數那掌上究竟織滿了多少歲月。

瞧爺爺種在庭院裏的羅漢松，再怎麼長青蒼鬱，現在依然瘦骨欲僵；看那盈盈花卉，從綻放到凋零頂多僅僅一季，更何況是那麼美好的他們呢？想那華夏孔門十哲，子路身負高名，但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已不負得，其內心又會是多麼地痛苦。

我想，我承認我的罪孽，我想彌補一切。只求時間能再流逝地慢一點，讓我能夠繼續、繼續贖罪。

過去那自私自利的小孩，終於能夠乖巧地陪伴他們了。當長輩們交錯在茶几四周品茗談話時，他就在次座上安靜地聆聽，或偶爾開個小差、用紙筆紀錄著內心的胡言亂語。即使沒有停下喝茶的這個動作，手邊的茶杯也從未見底過。

我想，他們一定很愛那孩子吧？

燃燒後的檀木粉氤氳纏繞著往上漫舞，盤旋在客廳中久不散逸。